

十全十美

□揭方晓

一
大家都知道，字典里“单”字是多音字。读“丹”音时，表示单纯、单数之意；读“单”音时，指中国古代草原民族君主称号；读“善”音时，为姓氏。

可我怀疑“单”字还有第四种读音，因为我们这有个大村子，叫单家村，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姓单，可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姓读成“善”，而是读成“仙”。

因此，单爷也就是“仙爷”。
在农村，能够昂首挺胸自称“爷”，或是被人毕恭毕敬称之为“爷”的，肯定资格甚老，辈分甚高，见识甚广。单爷就是如此。

据考证，单家村的先祖名单卷，又名善卷、宣卷、单父、宣父，是帝舜的老师，帝舜曾以天下相让，单卷婉言辞之。嘴，这样高远而又伟岸的人物，可不正就应是仙风道骨吗？在单爷看来，这是“单”读成“仙”音，最合理、最美好的解释。

二
那年冬至这天，单家村举办祭祖活动——请谱，即各房辈分最高的人去祠堂“请”新修的族谱。单爷众望所归，成为这项活动的主持人。

我们应邀到达时，单家村祠堂附近，鞭炮声、锣鼓声响成一片，单爷将族谱放在了祠堂最尊崇的地方，然后指派专人将这些族谱“请”下来，在锣鼓声的护送下，来到各房辈分最高的人家。这些

人家早就在门前眼巴巴地候着呢，远远地看见族谱来了，立即焚香鸣炮，将族谱“请”到家中神龛上，然后招呼前来送族谱的人，在摆满糖果的桌子边坐下，一杯茶水、一把糖果，一起感念祖宗的恩德，欢庆丰收的年景。

单爷说，单姓人家是宋时由福建邵武一个叫“和坪”的地方迁来此，在这儿繁衍生息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先祖开枝散叶，后裔分为五房，现在单家村只有其中的两房，另外三房迁居他处。

单爷对村中故事了如指掌。活动结束后，他带我们村中随便走走。他说，单家村从堪舆学角度来看，风水极佳，其北背文峰，南临渭水，故祠堂联云：“山纵文峰环组豆，桥横渭水接源流。”

三
渭水实为狭窄小溪，一座单孔石拱桥横跨其上。桥的一侧，有一座特别的石塔，小而神秘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它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小石塔了，只用一块完整方柱形石头雕刻而成，高不过一米。其顶端雕刻的是七层宝塔形状，好歹给人以“塔”的印象。石塔四周刻有文字，其中三面为佛家经文，朝南的一面风化严重，字迹模糊，只有“孺人张氏”等几个字依稀可辨。

单爷介绍说，单氏第十三代后裔单嘉谷娶妻张氏，单嘉谷去世后，张氏乐善好施，拿出自家的钱财在村里修整道路，还在渭水上修建了一座石桥。族人为了纪念这位积德行善的单家好媳妇，故将此桥取名为张氏桥。现

单爷的面子，得给！渐渐地，单家村人办酒席，就一律每桌上十个菜了，谓之“十全十美”。

竖立在桥头的这座石塔，是清朝嘉庆年间重修石桥时立的，以表彰她的向善之心。

四
有人私下告诉我们，说单爷非常古板，为人处世皆按祖训来。比如，《单氏族谱》里有其他谱志里少有的“劝人以俭”的内容：“宜属同宗，庆吊应该都来……今后礼应举者，集众同往品茶后告退，但须登门，不可以因无设宴而不去致意……近求竟尚阔气，每设数十比富，贫者效学，成为恶俗，自后议止十菜，不得过多，违反者处罚。”

根据这一条，单爷家办酒席，每桌最多只上十个菜。搁现在，这就显得有些寒酸了。村民多为其晚辈后生，虽多有腹诽，当面却半个字都不敢说。村中其他人办酒席，有的遵祖训，有的不遵，单爷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每上一个菜，就在心里数个数，当数到第十个数时，稍挟一筷，送入嘴里，即刻下桌，扭头就走。

主人客气地喊：“单爷，后面还有好些个菜呢？”单爷回首鞠躬，以示谢意，照走不误，慌得主人手足无措。

有人不以为意，劝单爷与时俱进。单爷说，本来“品茶举贺”就很好了，即便办酒席，每桌上十个菜已属奢侈。十六盘、十八盘的，哪里是个头啊？可不敢坏了祖训。

单爷的面子，得给！渐渐地，单家村人办酒席，就一律每桌上十个菜了，谓之“十全十美”。

单爷的面子，得给！渐渐地，单家村人办酒席，就一律每桌上十个菜了，谓之“十全十美”。

单爷的面子，得给！渐渐地，单家村人办酒席，就一律每桌上十个菜了，谓之“十全十美”。

不放心

□孙毛伟

抽了点空，坤民急急忙忙从医院出来。他要去看望父母家——不是去看望父母，二老身体好着呢，没什么让他放心不下的——他是去看儿子小鹏。小鹏在爷爷奶奶家呢。也不是看小鹏别的什么，吃吃喝喝的，老两口肯定会把宝贝儿子照料得妥妥帖帖，他不放心的是儿子的学习。

把儿子临时放在父母那儿，也是迫不得已，坤民的老岳父忽然脑溢血送进了医院做手术。老人就坤民妻子一个女儿，照顾老人就全靠他夫妻俩了。这段时间，两口子没日没夜地在医院忙活，儿子自然也就顾不上，只能暂时送到坤民父母家。

把孩子送去的时候，坤民再三交代父亲：孩子的学习一定要抓好。除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外，每周要背会两首唐诗，掌握二十个英语单词，默写三十个汉字，做四十道数学题……每周六晚上去学奥数，每周日上午去一对一学英语。父亲一答应，点着头连说知道了、知道了。

可前儿天，坤民去父母家一看，他交代的事一件都没完成。唐诗，儿子只背出了第一句“锄禾日当午”就没下文了，坤民怎么提示也没引出下句来；汉字，费劲巴拉只默写出十二个；数学题，做了十五道还错了四道……老爸主动把责任揽过来，孩子每天的作业太多，做完作业都很晚了。我看着他直打瞌睡，怕累着他，就没让多做。坤民急得直摆手说，爸你看你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孩子的学习一点都不能放松，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。我的教训您还不接受吗？

坤民觉得自己的教训太大了。虽然他还不到四十岁，但他已经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，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小时候他学习成绩不好，大学没考上，复读一年还是不行，最后上了技工学校，毕业后进工厂当了电工。工资不算高，但也过得去。几年后娶妻生子，有父母的帮衬，小日子过得也算和美。

但让他总感觉到人生失败的，是有一面镜子照着。这面

镜子就是他的发小李小刚和李小强兄弟俩。两人小时学习就好，高考一个考上清华，一个考上复旦，毕业后双双出了国，当了教授和公司高管。一想起人家，坤民就会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。他觉得自己失败固然有不够努力的原因，但父母的督促管教不够也有很大的责任。子不教父之过嘛。

坤民知道这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但他还有儿子，儿子还小，一切希望都可以寄托在儿子身上，要让儿子成为李家兄弟那样的人。他想看，坤民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。他要去看，上回交代的事，老爸是不是都督促儿子做了？如果老爸还不省心，他就要和他好好说道说道了。

坤民上了公交车乘了五站下来，走十分钟就到了父母家所在的小区，他进楼，上到三楼来到父母家。门半敞着，他偷眼向屋里望去，一眼望见桌旁儿子一手抓着一只鼠牙咧嘴的变形金箍，玩得正欢。他立马上火，正想冲进去训斥儿子，却听屋里高一声低一声的说话声，高声的是父亲，低声的是母亲。

只听母亲说，小鹏作业做完了，你咋不给他默字背唐诗啊？父亲说，弄那干啥？母亲说，什么叫干啥啊？学习弄好了，将来上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啊。父亲大着嗓子说，你知道个啥？他李叔家，俩孩子学习学得好，将来就能留在爹妈身边，爹妈老了也有个依靠。这个理儿坤民不明白，到了他才能知道。现在我得为他把握着点。

父亲的话坤民都听到了。他只觉得心里酸酸的，默默走进门，看着父亲，刚想说的话一句说不出来了。

邂逅

□白糖

杨慧正站在站台上等高铁路。她待惯的小城市不像大都市交通发达，所以乘务员好心提醒才没让她出洋相。她这次来是给念大学的弟弟送黄花鱼，弟弟在微信里随便提了一嘴，她就记在心里，连夜做了，又和主管请假，坐着大巴拎着个小瓷罐子来了。如果不是时间太晚着急回去，她不会订高铁票。

等车的间隙，她二十出头、背黑色双肩包的年轻人，似乎和她一样也搞不清楚站台的位置，转来转去，最后还是站定了。杨慧为此多看了年轻人几眼，两人的目光正好对上，她连忙把目光移开。

火车轰隆隆地驶过来，上了车，杨慧发现刚才那年轻人正好在她旁边落座。也许是为了确定自己没有坐错，年轻人凑过来问了问杨慧，两人顺势攀谈起来。

“你也是河海大学的学生吧？”年轻人问。杨慧刚想否认，说自己早已工作了，她想起自己下午去看弟弟时的场景。大学校园很大，中间一条大道，两边是梧桐树，树木高大，两边的树枝树叶都搭到了一起，她从下面走过，好像穿过一个拱形的长廊。大道通往教学楼、食堂、宿舍、礼堂……路上的学生有的捧着书在读；有的推着自行车在走；有的嬉闹着；有的好像刚洗过澡，端着个盆子去洗衣服……这里没有车间机器的轰鸣声，有的只是人声和鸟声。杨慧还看到一尊名人的半身像，她站在那儿读着他的生卒年和事迹。

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……这两个“家”，是杨慧永远没办法接触到东西，她早早地辍学打工，纺织厂教会了她如何快速缝好一个扣子，却从来没

有教过她如何认出星星的位置。走到了男生宿舍的楼下，她一个姑娘家不好进去，只好相烦宿管。弟弟见姐姐来了，吃了一惊。杨慧把小瓷罐子递到弟弟的手上。弟弟坚持带着她在学校里逛逛，她说自己已经逛过了，让弟弟好好用功，把黄花鱼给舍友们尝尝，自己先走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

杨慧倒也没有立刻就走，而是坐上了校园穿梭的电瓶车，四围再看看。她这群学生们年纪相若，坐在车上像赶着去上课的女学生。

思绪又回到现在，旁边的年轻人问她不是大学的，她点了点头。“大几的？”“大二。”按杨慧的年纪来说，正是上大学的时候。“那你们军训是在黄海基地？”杨慧不知详情，只好含糊答应。年轻人笑起来，“你们教官姓什么？”杨慧年间主任姓黄，她就说是姓黄。

“哦，原来是他啊！你看着我，有印象没有？”杨慧假装端详了他几秒钟，“没印象。”“我也在那做教官。”年轻人的语气里不无自豪。

“还没放假呢，怎么就回去了？”“身体不好。”到此一阵沉默。年轻人的手机响个不停，他开始忙着回复消息。

杨慧转头看向玻璃窗外的景色，模糊伸缩的影子，一点点印在了心上。杨慧回过头还想和年轻人说什么，发现年轻人已经睡着了。

火车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到了她的小城。她下车的时候，年轻人还在熟睡，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动作惊扰到他。

天色完全黑了，杨慧站在站台上，忽然觉得无限空虚。

明天又要上班了，她想。

逃跑

□李吟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了，“唉哟”一声，大声问：“妈妈，我们还没到站呀。”
徐小雅和慧慧本是去古城看望一位亲戚的。跳下车，徐小雅喘着粗气对女儿说：“我去对面花店看看，今天是你姑婆生日，我们送束花吧。”她取出口罩，露出一张白脸，嘴巴张开，看着天空，努力喘息。夏日阳光，亮亮的白。

徐小雅久久地看着天空，想继续舒缓心情，却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鼻子没有伤，我看得清呢。”
徐小雅惊愕，连忙戴上口罩，盯着慧慧的脸。
慧慧的大眼睛闪着，又说：“那叔叔是故意不戴口罩，我问他，他生气了。妈妈，你是大人，怕他，可我不怕他……”慧慧取下口罩，露出一张白嫩水灵的脸蛋儿。

徐小雅看着慧慧，额上冒汗，说：“慧慧，怎么给你解释呢？我没有你勇敢。口罩啊，应该是戴在人的脸上，但有的人却戴在心里，看来妈妈也是。我这一下不知如何给你解释，想好后再说行不行？”
慧慧点头，望着徐小雅，问：“妈妈，你真是下车去买花？”
徐小雅怔了一下，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慧慧摇头，说：“妈妈，你呀，是逃跑！”
徐小雅浑身一颤，望着慧慧的眼，脸忽然发烫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也是河海大学的学生吧？”年轻人问。杨慧刚想否认，说自己早已工作了，她想起自己下午去看弟弟时的场景。大学校园很大，中间一条大道，两边是梧桐树，树木高大，两边的树枝树叶都搭到了一起，她从下面走过，好像穿过一个拱形的长廊。大道通往教学楼、食堂、宿舍、礼堂……路上的学生有的捧着书在读；有的推着自行车在走；有的嬉闹着；有的好像刚洗过澡，端着个盆子去洗衣服……这里没有车间机器的轰鸣声，有的只是人声和鸟声。杨慧还看到一尊名人的半身像，她站在那儿读着他的生卒年和事迹。

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……这两个“家”，是杨慧永远没办法接触到东西，她早早地辍学打工，纺织厂教会了她如何快速缝好一个扣子，却从来没

有教过她如何认出星星的位置。走到了男生宿舍的楼下，她一个姑娘家不好进去，只好相烦宿管。弟弟见姐姐来了，吃了一惊。杨慧把小瓷罐子递到弟弟的手上。弟弟坚持带着她在学校里逛逛，她说自己已经逛过了，让弟弟好好用功，把黄花鱼给舍友们尝尝，自己先走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

杨慧倒也没有立刻就走，而是坐上了校园穿梭的电瓶车，四围再看看。她这群学生们年纪相若，坐在车上像赶着去上课的女学生。

思绪又回到现在，旁边的年轻人问她不是大学的，她点了点头。“大几的？”“大二。”按杨慧的年纪来说，正是上大学的时候。“那你们军训是在黄海基地？”杨慧不知详情，只好含糊答应。年轻人笑起来，“你们教官姓什么？”杨慧年间主任姓黄，她就说是姓黄。

“哦，原来是他啊！你看着我，有印象没有？”杨慧假装端详了他几秒钟，“没印象。”“我也在那做教官。”年轻人的语气里不无自豪。

“还没放假呢，怎么就回去了？”“身体不好。”到此一阵沉默。年轻人的手机响个不停，他开始忙着回复消息。

杨慧转头看向玻璃窗外的景色，模糊伸缩的影子，一点点印在了心上。杨慧回过头还想和年轻人说什么，发现年轻人已经睡着了。

火车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到了她的小城。她下车的时候，年轻人还在熟睡，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动作惊扰到他。

天色完全黑了，杨慧站在站台上，忽然觉得无限空虚。

明天又要上班了，她想。

徐小雅坐在公交车里，戴着蓝色口罩。
女儿慧慧一身白衣白裤，站在徐小雅身边，也戴着口罩，白色的。慧慧右手攥着徐小雅的肩膀，嘴里轻轻说着什么。
徐小雅正要取出手机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那叔叔鼻子没遮住。”
徐小雅顺着慧慧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见一胖男正在刷抖音，手机里叽里呱啦直叫唤。男子的口罩戴着相当马虎，嘴巴斜遮一大半，硕大的鼻子耸立口罩之外。

徐小雅用手拍拍慧慧的肩，轻声说：“是的，叔叔口罩戴得不规范。”
七岁的慧慧亮着一双大眼睛，又说：“叔叔那样戴口罩，是不起作用的，不能那样戴呢。”徐小雅听见慧慧的点评，心里紧张起来。

这时，车里躁动起来。坐着站着的众人，脸上都有颜色不同的口罩，还有大小各异的眼睛。胖子发觉人们的眼光有些异样，先看慧慧，再看众人，耸耸大鼻子，又跟抖几下，依然刷手机。

徐小雅见胖子没有特殊反应，立即扭过身子，想挡住慧慧的视线。哪知慧慧居然抓住座椅把手，摇晃着走过去，对着胖子说：“叔叔，你口罩没戴好，鼻子没遮住，你要遮住鼻子才可以。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大头甩几下，把手机放进裤口袋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徐小雅坐在公交车里，戴着蓝色口罩。
女儿慧慧一身白衣白裤，站在徐小雅身边，也戴着口罩，白色的。慧慧右手攥着徐小雅的肩膀，嘴里轻轻说着什么。
徐小雅正要取出手机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那叔叔鼻子没遮住。”
徐小雅顺着慧慧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见一胖男正在刷抖音，手机里叽里呱啦直叫唤。男子的口罩戴着相当马虎，嘴巴斜遮一大半，硕大的鼻子耸立口罩之外。

徐小雅用手拍拍慧慧的肩，轻声说：“是的，叔叔口罩戴得不规范。”
七岁的慧慧亮着一双大眼睛，又说：“叔叔那样戴口罩，是不起作用的，不能那样戴呢。”徐小雅听见慧慧的点评，心里紧张起来。

这时，车里躁动起来。坐着站着的众人，脸上都有颜色不同的口罩，还有大小各异的眼睛。胖子发觉人们的眼光有些异样，先看慧慧，再看众人，耸耸大鼻子，又跟抖几下，依然刷手机。

徐小雅见胖子没有特殊反应，立即扭过身子，想挡住慧慧的视线。哪知慧慧居然抓住座椅把手，摇晃着走过去，对着胖子说：“叔叔，你口罩没戴好，鼻子没遮住，你要遮住鼻子才可以。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大头甩几下，把手机放进裤口袋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徐小雅身边。徐小雅惊慌了，看着众人的眼睛。
众人的面部被口罩遮掩，表情显得不够彻底，但眼睛极具穿透力，好像要把胖子钉在车厢里，因为他靠在铁柱上。

徐小雅紧张啊，不敢看胖子，攥着女儿的衣袖。徐小雅越紧张，事情越糟糕，听见慧慧说：“妈妈，叔叔的鼻子怎么又出来了？”
果然，胖子的鼻子又暴露出在口罩之外，示威一样。鼻子右边有粒黑点，好像是颗痣。徐小雅见胖子的眼珠凸出来，像要飞过来砸人一般。她急了，轻轻对慧慧说：“叔叔鼻子有伤，不能戴口罩。”

慧慧盯着胖子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徐小雅急了，要拽住女儿，却没有拉住。
慧慧又到了胖子跟前，说：“你要把鼻子遮住口罩才有用，病毒才钻不进去。叔叔，你说呢？”
胖子盯着慧慧，身子抖几下，便把口罩遮住鼻子。几秒钟后，他又将鼻子露出来，再把口罩拉下，戴上；戴上，拉下，反复操作，真是难为脸上的口罩了。

徐小雅看着胖子的神操作，手直抖，等车停住，她几步跨过去，拽住慧慧下了车。
慧慧的手被徐小雅拽疼了，

然后将口罩拉上，鼻子总算进入了口罩的包围圈。
慧慧感到满意，回到